

藏有此书完整的一部，他表示願将此书借給北京圖書館鈔补缺頁。他还表示北京圖書館藏其他中国旧算书有殘缺的，如果他藏有完整的，可向他借用鈔

补。李儼先生对圖書館表示慷慨的帮助，这是因为他主張在科学研究工作中，科学家与圖書館应加强联系，“互相帮助，互相合作。”

为了我們学术事业的繁荣

白壽彝

我們的圖書館，既要不断滿足广大讀者閱讀的要求，也要不断滿足学术工作資料供应上的要求。不用說，在这两方面，我們都不斷地創造了新紀錄，远非旧时代所能比拟。但相对地說，我們考虑广大讀者的要求的时候似乎比較多些，考虑学术工作需要的时候比較少些；考虑总的任务的时候似乎比較多些，結合一个圖書館的条件而考虑它應該突出的特点的时候比較少些。这也許是一个想搞点学术工作的人的偏見，不知是否符合实际情况。

我不由得就想起我国古代的优秀学者来。在那个时代，图书設備是困难的，他們在那样困难的情形下往往能作出优异的成绩来。但因为工作性质的不同，某些学术工作还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能不依靠图书設備。我們不是都同意司馬迁是偉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嗎？他的成就主要是“史記”中秦汉史的部份而不是先秦史的部份。尽管他的游踪经历了当时的大半个中国，到处訪問，但如果他見不到金匱不室的收藏，“史記”也是要大大地減色的吧。郑樵用了毕生精力，在写了五六十种著作以后，結集为“通志”一书。因为要搜集史料，他听說誰家有书，不管人家討厌不討厌，就登門請求借閱，閱后即去，他勤学的精神和著述的魄力是很可佩服的，但他的著述中所存在的过多的粗疏，总不能不說是缺点。所以造成这样的缺点，我想，这跟他使用图书不方便，无法复查，有很大的关系吧。这是旧話，已是八百年前以至两千年的事情了。在那时候，

学术工作在內容的复杂和分工的細致上比着今天不知差了多少，图书本身的数量和研究上需要的数量比着今天也簡直无法說起。在那个时候，图书設備的需要已經是那样，何况我們今天。圖書館如果不多为学术工作着想，是否就会拖长了一些我們学术事业繁荣的过程？

我又不由得想起我們的革命导师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来。大家都知道，为了研究資本主义社会，为了写“資本論”，他是如何用了长期時間大量地分析了不列顛博物館中堆集着的有关政治經濟学方面的材料。尽管不列顛博物館做了一个恶夢，也不会夢見有人会利用这些廢紙去研究革命理論，但它的这些收藏却毕竟成为馬克思工作时的一个便利的条件。当然，我們的圖書館跟不列顛博物館在服务性质上有根本的區別，但这个例子也正好說明，我們圖書館工作不應該光拿讀者数量和书籍流通图书作衡量成績的标准。对于某些有条件的圖書館來說，不應該更多地以它跟学术工作的联系为衡量成績的标准嗎？

为了我們学术事业的繁荣，某些有条件的圖書館最好能在这方面多考虑一些。我們整个的图书馆事业有一个总的任务，具体到一个圖書館也要有一个特殊的任务、特殊的服务对象。这个問題，有关的負責方面不会不注意到的。我只是作为一个讀者的意見，說說自己的一点希望。

